



褚先生取班文補

史記卷第十一

孝景本紀十一

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
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
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
半租爲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
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武陵侯男子二十而
得傳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廣川長沙王皆之國丞

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
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
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
及內史殺禰爲縣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陽東
宮大殿城室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
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爲
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
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
元王子藝等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爲魏其侯立

楚元王子平陸侯劉禮爲楚王立皇子端爲膠西王
子勝爲中山王徙濟北王志爲菑川王淮陽王餘爲
魯王汝南王非爲江都王齊王將廬燕王嘉皆薨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爲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
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爲陽陵復置津關用傳出入冬
以趙國爲邯鄲郡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
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
子蟯爲隆慮侯徙廣川王爲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爲建陵侯江都丞相嘉爲建平

侯隴西太守渾邪爲平曲侯趙丞相嘉爲江陵侯故
將軍布爲郿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
蘭池

七年冬廢栗太子爲臨江王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
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
周亞夫爲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爲皇后丁
巳立膠東王爲太子名徹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故御史大
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
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
卽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子寄爲膠東
王封四侯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
來降皆封爲列侯立皇子方乘爲清河王三月彗星
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丞
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
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

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
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爲濟
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
陰王梁分爲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爲大理將作少府
爲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爲都尉長信詹事爲長信少
府將行爲大長秋大行爲行人奉常爲太常典客爲
大行治粟內史爲大農以大內爲二千石置左右內
官屬大內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爲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

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
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
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
夫綰爲丞相封爲建陵侯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郅將軍擊匈奴酺五日令
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纓布止
馬春爲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三
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
中郡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

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庭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
甲子孝景皇帝崩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爲父後
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
卽位是爲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弟蚡爲武安侯
弟勝爲周陽侯置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
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
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
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史記卷第十一

史記卷第十二

孝武本紀十二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
皇子爲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爲臨江王以膠
東王爲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卽位爲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
餘歲矣天下又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
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
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
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

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蹠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有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

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竒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

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亳人薄誘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

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

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
有鼻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
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
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
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
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
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
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
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弗

知也言此牛復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
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僞書於是誅文成將
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桐柱承露僊人掌之屬
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至不
愈游水發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
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
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
大赦天下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曰大
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
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

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下
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
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
也毋絕姝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
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
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
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
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天
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
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

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
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
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
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
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
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
樂成侯姊爲康王后母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
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
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
天子旣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

身言 卷二 五
大大悅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
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爲
臣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予方臣數言
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
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
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
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
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
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
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鬪

旗旗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
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
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䟽九江
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
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意
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
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
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
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
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

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欵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

山晏温有黃雲蓋焉有麋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庶未有報鼎鼎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鼎皆嘗陽烹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鼎鼎不虞不驚胡考之休今鼎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

史記卷之九 卷之三
七
饗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
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
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侯
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
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
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
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
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
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

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
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
功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
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
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
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
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
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
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
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

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
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
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
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
龍垂胡顛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
千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顛龍顛
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
龍胡顛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
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
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

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
薄忌泰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
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
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
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饌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
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羣在鹿中水而
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羣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
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且冬至
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
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筮授皇帝朔而

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
滿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
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
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
之休祐福屯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令
太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
越告禱泰一以牲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
三星爲泰一鋒名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
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
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

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見僊人跡緱氏城
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
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
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
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
望幸矣其年旣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
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之樂今郊祠
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
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
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

史記卷三十一 封禪書
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箏篪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

年至且行天子旣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旣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萊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

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䟽言神怪竒
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
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
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
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
已忽不見上旣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
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
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
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
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

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
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
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
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
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竒獸
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屬弗用
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
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
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非
薄不明于禮樂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依

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
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
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毋
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
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
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
泰山下天子既已封禪泰山既無風雨雷而方士更
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
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

原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
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
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入焉
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
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
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
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
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
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
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過祠

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
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
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
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
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
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
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
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
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
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

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
殿防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乃下詔
曰甘泉防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
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
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
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河西歸其明
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
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祀其各山川北至
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
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

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
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
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
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
五年脩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
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
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
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
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

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脩封禪
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筭周而復始皇帝敬
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
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
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冀至殊
庭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
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
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
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
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

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
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
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
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爲太初元年是歲西
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
大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
乃命祠官進時犢牢具五色食所勝而以木耦馬代
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

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
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
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
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
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公黃帝封東泰山禪凡
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旣令設祠其至東泰山東
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
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
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
此僊人之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

封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泰一后土三年親郊
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
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
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
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
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
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
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爲解無其效天
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冀遇其
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
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
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
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史記卷第十二

史記卷第十三

三代世表一

漢 太史令龍門司馬遷著
明 後學 新安吳勉學校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諫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

史氏表序無不名述
感慨

是以五帝繫謀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

史記卷第十三

終

史記卷第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二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其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

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
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
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
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
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
有所訕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
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
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
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一章爲鐸氏微趙
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

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
捨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
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摭
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
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
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記世謚其
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
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
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史記卷第十四

史記卷第十五

六國表三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公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

六國具為秦所并故以讀秦記發端敘述六國之所滅亡而言秦之卒有天下終之以若天所助焉嗚呼當日之興亡至今可托慨也或曰以下一段形勢便利之証也云史記皆楚一段以終首讀秦記語并起法后王司及秦取天下至末申言以連一篇之意耳

字、嗟咏字、頌揚

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疆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

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史記卷第十五

史記卷第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四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

文不滿五百字而英發俊偉無限適宕

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史記卷第十六

史記卷第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五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與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

海內形勢書次如在掌中

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大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踈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

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亾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

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史記卷第十七

史記卷第十八

高祖功臣年表六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

始末嘗不敬固句承上文封
誓之意而枝葉句起後
又驕溢亡國之意異哉所
閱一段舉古概今以貫之
之語脈豈非寓於句上下
句無競句相對居今二句
該貫全篇語脈

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周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史記卷第十八

史記卷第十九

惠景間侯者年表七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以無嗣絕。竟無過。為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母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掣長沙王者以其國小
而得完著侯王之當忠
也起一忠字直貫下

史記卷第十九

終

史記卷第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八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
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
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
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
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
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
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
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史記卷第二十

史記卷第二十一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九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今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史記卷第二十一

史記卷第二十一

史記卷第二十二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十

大事記

相位

將相

御史大夫位

史記

卷第二十二

將相名臣

史記卷第二十二

史記卷第二十三

漢 太史令龍門司馬遷著

明 後學 新安吳勉學校

禮書一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

此全為荀子禮論補
少孫補入

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
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
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紘
洞越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
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
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
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
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
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
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况中庸

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
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
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
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
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
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
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
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
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于世務刑名數干
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

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閔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

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別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苳所以養鼻也鍾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踈房牀第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苳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

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鞬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情之。爲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疆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

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鑕如蓬蠱。輕利剽邀。卒如燂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莊躄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甲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稿。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慄然莫必

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
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
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城郭不
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
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
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
知臯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臯人不尤其上。知臯之
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
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
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

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
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
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一。事天。下事地。尊先
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
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
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
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
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
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性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
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

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饗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太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歛一也。大路之素幘也。郊之麻纒。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縣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不復

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辨。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噤。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

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内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濶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史記卷第二十三



